



← 核查土地确权签字章。

→ 调取土地确权登记资料。



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“马前卒”

本报记者 高崧人 通讯员 管先军 摄影报道

张辉今年59岁,现任华龙区农村局农经站站长,长期从事农民负担监督、农村土地承包、农村财务管理等方面的工作。10月24日,记者见到张辉时,他正在该区岳村镇查看农村经营管理情况。

张辉告诉记者,华龙区作为全市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县区,必须先行一步,按时保质完成任务。为此,他曾连续3个多月吃住在试点村。白天,他走街串巷,逐门逐户进行权属调查;晚上,他挑灯夜战,汇总整理确权资料。其间,累计解决确权当中遇到的实际问题110多件。

在乡村干部的支持和配合下,张

辉顺利完成了农村承包土地确权登记颁证试点工作。在此基础上,张辉认真总结经验教训,起草制订了《华龙区农村承包土地确权登记颁证方案》,参与编写印发了《农村承包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知识问答》,撰写了10万多字的培训教材。这些材料,为华龙区乃至全市整体推进此项工作奠定了基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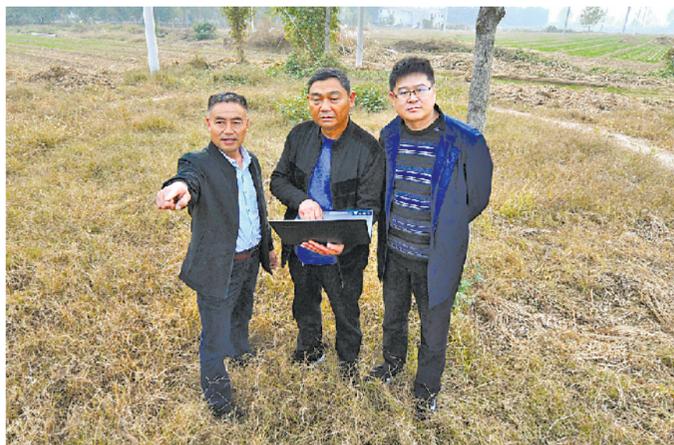
“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将集体资产折股量化到人,让农民变成‘股民’,切实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利益。”这是记者采访时张辉说的最多的话。

华龙区把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

革作为深化农村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,按照“试点先行,示范带动,全面铺开”的工作思路,因地制宜,积极探索开展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。张辉说,投身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,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。为有效推进这项改革,他和同事选取马呼、谢庄、波头集3个不同类型的村进行股改试点,摸索经验。经过人口排查、清产核资、界定成员、折股量化等程序,逐渐形成了股份制合作制改革“十五步工作法”。目前,这“十五步工作法”已从试点村推及到整个华龙区,并开始在全市推广复制,为我市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开展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应用模式——“华龙模式”。

近年来,张辉在单位主导的项目,不仅取得多项荣誉,也赢得了领导和同事的交口称赞。但是,张辉却对这些荣誉看得非常淡,按他自己的话说:“59岁喽,退休之前还能参与到乡村振兴事业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中,已经十分幸运和光荣,不再想别的了。责任属于自己,荣誉属于集体,实惠属于咱老百姓。”

张辉参加工作30多年来,爱岗敬业,尽职尽责,不忘初心,情系三农,先后被评为国家、省、市、区先进工作者。今年6月,他被评为“濮阳市首届十大农人物”。



核查农村土地确权实测数据。



编写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培训资料。



检查农村财务管理情况。



与农户交谈农村改革。

愿他们的心灵不再留守

□ 盛玉雷

“任何东西都比不上父亲给我的那个眼神”“那个拥抱和那句话,一直给我力量”“我抱着爸爸说:‘你做的玩具是世界上最好的玩具’”……一个留守儿童的作文《我太爱那件礼物了》中,几句简单的话,勾勒出这一群体细腻敏感的精神世界,让人们看到一颗颗渴望陪伴的孤独心灵。

近年来,社会各界对留守儿童的关注不断增加,改变也一直在发生。前些年,在四川凉山“悬崖村”,孩子们背着书包在悬崖峭壁间艰难前行的身影让人牵挂。如今,有了坚固的钢梯、新建的通信铁塔、连着网线的路由器……大凉山孩子的求学之路变得顺畅了。不过,守护留守儿童的心灵成长,却依然任重道远。前

不久,2018年度《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》出炉,这已是这一白皮书连续四年发布。从以前的“陪伴”“守护”,到今年的主题“牵绊”,白皮书也在不断走进留守儿童的内心世界。

记录和分析不同类型留守儿童与父母的亲子关系,聚焦留守儿童情绪状态的心理机制,有利于探索出有效的心理帮扶路径。比如,孩子虽然最需要亲情陪伴,但研究发现短暂而粗糙的相聚、亏欠心理下的补偿,比不上平时的点滴交流;比如,父母都不在身边的留守儿童,更倾向将真我一面掩藏,因此偶尔回家看看,可能不如平时多打些电话;再比如,大人外出打工,可以得到孩子的理解,但父母关爱的缺失,却能造成难以抚平的伤害。

应该说,近些年社会帮扶力量的进入,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留守儿童家庭或学校的物质条件,不少志愿者的倾情付出给予了孩子情感的抚慰,各种文体活动的开展填补了时间的空白。然而,这种来自社会第三方的努力,难以从根本上缓解造成亲子关系淡漠的时空分离。

有人用“归期不定、前路不明、何去何从”来总结留守儿童的心理状态。实际上,对成长中的孩子来说,比物质匮乏更重要的是来自父母精神上的慰藉。彼此牵挂的父母与孩子,是什么成了他们之间情感交流的障碍?从帮助孩子到帮助家长,如何纾解两个群体的共同焦虑?可以说,将这些问号拉直,在爱与被爱之间传递力量、消除误解,更有利于帮助孩子免于孤独,克服迷茫消极的负面情绪,从而走出心灵的困境。

习近平总书记强调,要关心留守儿童,让他们都能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。时至今日,留守儿童群体面临的已经不仅仅是如何长大的成长问题,也是如何发展的教育问题、如何谋生的社

会问题,需要我们不断完善相关工作机制和措施,加强管理和服。纪录片《棉花村的孩子们》中,有一名叫小凤的女孩,早早辍学陷入迷茫,随父母外出打工身心疲惫,再想回去读书却已没有了退路。小女孩的故事反映一系列待解的命题:随迁子女的教育权利如何得到保障?学校如何在心理健康、人格养成上发挥更大作用?强求父母单方面“弃城还乡”并不现实,依赖留守儿童的自我调节效果不佳,唯有用社会大家庭的力量搭建情感沟通的渠道,培厚亲子关系的土壤,才能让留守儿童的情感世界充满阳光。

在白皮书发布会的摄影展上,一幅作品尤其引人注目。一个孩子紧紧握住满是磨痕的座机话筒,斑驳的墙上刻的是几串难忘的电话号码。一个完整的中国视野,不仅需要看到高楼大厦,也需要看到乡村田野。关照留守儿童细腻敏感的精神世界,给他们一个温暖的拥抱,还他们一个美好的童年,是为父母的责任,也是我们共同的责任。

让餐饮业告别最低消费

□ 余颖

近期,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组织暗访调查了100家餐馆,发现近半数餐馆仍设置最低消费,包间最低消费收费幅度由100多元到数千元不等,具体形式也五花八门。

餐饮最低消费问题由来已久。当前,最低消费已不局限于高档中餐馆,西餐厅、火锅店等也有涉及。一些餐馆虽然取消了最低消费,但取而代之的是包间费、茶位费、指定消费高价菜、限制特价菜消费、提高菜式价格等各种方式。

设置最低消费,强制消费者消费超出其实际需要的餐饮,既侵害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、公平交易权,也违背了国家大力倡导的绿色消费理念。《关于厉行节约反对食品浪费的意见》明确提出,餐饮业不得设置最低消费额,《餐饮业经营管理办法(试行)》也明文规定,禁止餐饮经营者设置最低消费。相关文件为餐饮业最低消费问题作了明确性及制度约束,体现了广大消费者的殷切期待。但是,这次广东省消委会的调查显示,一些地方的餐饮行业并未做出实质性改变。

餐饮业要守法经营、规范定价,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。餐饮场所改收包间费、高价茶位费、套餐费等其他费用,虽然法律没有禁止,但必须公道、合理定价,并尽到主动、全面、准确告知的义务,充分尊重消费者的选择权,保障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,否则也可能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、选择权等权益。

执法监管是规范市场的根本,有关部门要积极亮剑,不能让最低消费成为餐饮业“痼疾”。但一些地方由于相关部门执法监管力量薄弱,缺乏有效执法检查,监管难以覆盖数量庞大的各类餐饮主体,一些违法违规问题不能得到及时查处,久而久之,发展成为普遍现象。所以,有关部门要不断加大监管执法力度,定期组织执法检查,及时惩戒违法行为,加大商家违法成本,形成违法警诫效应,逐步规范并净化餐饮行业市场。

同时,社会各界也应共同为打造友好和谐餐饮消费环境发挥作用。行业协会要积极推动行业自律,尽快出台行规公约,有效制止各种乱收费行为;消费者组织和媒体要发挥社会监督作用,大胆揭露并监督最低消费等乱收费行为,持续开展消费教育和宣传。尤其是广大消费者要增强权益意识,发挥“用脚投票”的作用,主动抵制最低消费,及时向主管部门举报,倒逼餐饮企业主动整改。唯其如此,消费者舌尖上的选择权才能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。



所谓“医学专家”,实为初中毕业的婚庆主持;听上去高大上的公益组织,竟是彻头彻尾的虚假组织;所谓免费旅游、免费体检,实际全是敛财套路……

公安部近日披露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侦破的一起大型保健品诈骗案,透露了犯罪团伙有组织诈骗老人钱财的种种套路。2017年,该团伙全年销售额高达10亿元。警方提醒消费者,保健品诈骗目前已经走向公司化运作,且犯罪手法升级。

新华社发